



李忠定公奏議選

全

13
700



118
700

安政四年丁巳夏新刻

賴山陽先生選

李忠定公奏議選

江戸書林 玉山堂

李忠定公奏議詩文選本序

余寓昌平巒之日。宮原子淵示一冊子曰。是吾先師山陽翁所選。李忠定公奏議也。余借讀之。其論當世事。鑿鑿中機宜。明白通快。手不忍釋。遂謄寫一本。其後就公之全集。鈔雜文及古今體詩數首。併奏議凡二卷。置諸筐笥。頃者得善本校正之。記公之際會履歷者。本傳冗長。今据本傳及其弟綸所撰行狀。去繁摘要。以著略傳。付之卷首。使讀者一覽瞭然。夫公既以忠盡功業。卓越于一世。而其餘緒發為文辭。譬如星辰麗天而光彩四射。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。所謂

李忠定公奏議選

仁義之人。其言藹如者也。豈彫蟲篆刻所能模擬哉。公嘗序陳述古文曰。文辭高古如韓退之。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。是可移以評公之文矣。其與程給事書論靖康建炎之弊曰。有事則遑遽。事過則慢弛。習成風。所謂遑遽慢弛者。非惟靖康建炎然也。亦後世之通弊也。方今備邊陲者。善讀公之文。其於捍禦外寇。則思過半矣。

赤川坤撰

李忠定公略傳

李綱字伯紀。邵武人。其先世以唐之宗室爲建州刺史卒官。因家焉。宋太平興國四年。析建州置邵武軍。故其地爲邵武。曾祖及祖并不仕。父夔以進士起家。終龍圖閣待制。綱自幼有大志。器識絕人。舉動必於規矩法度。見者知其必將名世。年十四。從父官延安。時夏人入寇。圍城甚急。僚屬子弟多登城以冀賞者。綱獨不從。然時獨騎遶城上。示無所畏。登政和二年。進士第。歷官監察御史。兼權殿中侍御史。言事忤權貴。改比部員外郎。遷起居郎。宣和元年。京師大水。綱

宋李綱忠定公傳
奏陰氣太盛。當以盜賊外患為憂。朝廷惡其言。謫監沙縣稅務。七年為太常少卿。時金人敗盟。朝廷震驚。宰執日聚都堂。茫然無策。不復議戰守。惟避敵之計。命皇太子為開封牧。綱上疏。大敵入寇。安危存亡在呼吸間。猶守監國常禮可乎。於是徽宗內禪。而欽宗立。時李綱使金議割地。綱曰。祖宗疆土。當以死守。不可尺寸與人。除兵部侍郎。靖康元年。金將幹離不兵渡河。徽宗東幸。宰執議避敵鋒。綱曰。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。陛下委而去之可乎。上默然。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。綱曰。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。捨

此欲何之。今日之計。可堅守以待勤王之師。上問誰可將者。綱曰。朝廷以高爵重祿崇養大臣。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。白時中李邦彥宜撫將士以臨敵。時中忿曰。李綱不能將兵出戰乎。綱曰。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。願以死報。乃為尚書右丞。宰執猶議避敵。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。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。且言唐明皇幸蜀。宗廟朝廷毀于賊手。今欲蹈覆轍乎。上意頗悟。會內侍奏中宮已行。上色變。急降御榻。時燕越二王至。亦以固守為然。上意稍定。顧綱曰。禦敵之事。專責之卿。未幾復決意南狩。禁衛環甲。乘輿已駕。

綱入。急呼禁衛曰。爾等願守宗社乎。願從幸乎。皆曰。死守。綱入見曰。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。願以死守。萬一中道散歸。且敵兵已逼。知乘輿未遠。以健馬疾追。何以禦之。上感悟。綱傳旨曰。敢復有言去者。斬。禁衛皆拜伏呼萬歲。命綱為親征行營使。綱乃治守戰之具。身督戰。募壯士縋城而下。斬酋長及眾數千人。金人知有備。乃退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。綱請行。上遣李稅。綱曰。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。金人需金幣。以千萬計。求割大原中山河間。以親王宰相為質。稅果不能措一辭還。綱謂所需金幣。竭天下不足。三鎮國之

屏蔽不可割。遣質宰相當往。親王不當往也。議不合。求去。上慰諭之。綱退。則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。日輸金幣。而金人需求不已。四方勤王之師漸至。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。綱奏。金人貪婪無厭。兇悖已甚。非用兵不可。上以為然。約日舉事。姚平仲急於要功。先期襲敵。不克。金使來。宰相李邦彥語之曰。用兵者李綱姚平仲。非朝廷所知也。遂罷綱。以蔡懋代之。太學生陳東詣闕上書。白綱無罪。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。呼聲動地。召綱復為尚書右丞。金人得割三鎮及親王為質。詔乃退師。除綱知樞密

院事。詔議迎太上皇還京。徽宗還次南都。召李綱。綱至。具道皇帝思慕以天下養之意。徽宗泣數行下。時北兵已去。太上還宮。上下恬然。不措意於邊事。綱獨以爲憂。而太原圍未解。种師中戰沒。師道病歸。耿南中曰。援太原非綱不可。乃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。綱辭以書生不知兵。或謂綱知上所以遣公之意乎。此非爲邊事。欲緣此以去公耳。綱皇恐受命。及陞辭言唐恪聶山之奸。後必誤國。因奏願深考祖宗之法。進君子。退小人。益固邦本。以圖中興。行次懷州。時方議和。詔止綱進兵。徐處仁吳敏罷相。唐恪代之。許翰罷。

同知樞密院。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。綱聞之歎曰。事無可爲者矣。上奏丐罷。尋除觀文殿學士。未幾落職。再謫寧江。建炎元年春。行次長沙。被旨復元官。除資政殿大學士。領開封府事。時金兵再犯關。上悟和議之誤國。復召綱。道路阻絕。久之間命。率湖南勤王師至。則都城已失守。二聖播遷。先是康王自北軍歸。代立。貽書拜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。中丞顏岐奏曰。綱爲金人所惡。宜及其未至罷之。上曰。朕之立。亦非金人所喜。岐語塞。綱至。奏曰。臣愚蠢。但知有趙氏。不知有金人。宜爲所惡。因力辭。帝爲罷顏岐。諫議

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罷。綱獻議十事。翌日班綱議于朝。惟僭逆偽命二事。留中不出。綱言。二事今日政刑之大者。欲建中興之業。而尊崇僭逆臣。以示四方。其誰不解體。僞命臣僚。一切置不問。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。又言靖康之禍。能仗節死義者。在內惟李若水。在外惟霍安國。願加贈恤。薦張所傳亮。為河北招撫使。河東經制副使。又論車駕巡幸之所。關中為上。襄陽次之。建康為下。黃潛善汪伯彥欲幸東南。避敵。上從潛善等之議。初綱有所論。無不容納。至是所言。常留中不報。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。

以張浚劾綱。奪職居鄂州。綱為相僅三月。而張所以罪去。傅亮以母病辭。凡所規畫悉廢。金人攻京東西。殘毀關輔。中原盜賊蜂起。建炎三年。帝治行宮於臨安。紹興三年。盜擾鼎澧潭三州。又除綱觀文殿學士。四年冬。金人及偽齊來攻。時韓世忠等兵屢捷。車駕進抵江上。勞軍。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。綱奏。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。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。勿以東南為可安。而以中原未復。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。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。而以軍政未修。士氣未振。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。則中興之期。可指

宋李綱忠定公傳
五
日而俟。七年淮西酈瓊以全軍叛歸劉豫。車駕在建康。將幸平江。時綱已罷。奏曰。自昔用兵成大業者。必先固人心。作士氣。據地利。而不肯先退。盡人事。而不肯先屈。豈可因一叛將之故。望風怯敵。遽自退屈哉。九年。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。力辭曰。臣罷自江西。為日未久。又蒙蒞。畀以帥權。昔李布謂漢文帝曰。陛下以一人譽召臣。以一人毀去臣。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也。臣區區進退。何足少多。然數年之間。亟奮亟躡。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。實有係於國體。十年正月卒。年五十八。訃聞。上軫悼。贈少師。

孝宗謚忠定。綱負天下之望。以一身用捨。為社稷生民安危。雖身或不用。用不久。而其忠誠義氣。凜然動乎遠邇。宋使每至燕山。必問李綱趙鼎安否。朱晦菴嘗稱綱為一世之偉人。宜哉。

陳捍禦賊馬奏狀

論進兵劄子

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.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
召赴文字庫祇候引對劄子

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有旨赴

都堂議事訖隨宰執赴文
字庫祇候引對具劄子

臣伏觀陛下以金國敗盟陷沒燕山重兵壓境邀求
必不可從之事欲窺中原而取河北淵衷震悼深悔
前非下哀痛之詔罷不急之務蠲繁苛之令除培克
之法招徠忠謹之言討論捍禦之策命皇太子作牧
開封以係天下之望誠意惻怛感動天地慰安人心
雖堯舜修己以安百姓禹湯罪己以撫萬民無以過
也然臣竊謂事勢迫矣結釁已深遣使講和必無可

和之理。長蛇封豕。蓄銳深謀。待時而發。其意不淺。而自河以北。守禦蕭然。無藩籬之固。不知何以禦之。今日之策。所謀得則宗社安。所謀失則宗社危。安危之機。間不容髮。臣願陛下審料事勢。度以聖心之所能行者。深計利害。而明白行之。無為苟且僥倖。覆藏隱諱。以趣禍亂。庶幾可以轉危而為安。則天下蒼生無肝腦塗地之患。宗廟社稷無淪陷夷狄之虞。皆在於陛下方寸間耳。臣愚以謂今日之策有三。上策莫如親征。講求真廟幸澶淵故事。選將勵兵。躬臨訓練。降詔問罪。涓日啓行。以懼戎心。以鼓士氣。驅逐醜虜。保

完舊疆。此上策也。中策莫如堅守。夫京師天下之根本也。宗廟社稷朝廷宮室之所在。百官之所聚。密邇陵寢。中四海而臨萬邦。高城深池。有金湯之險。聯營環衛。有虎豹之師。運漕東南。以足財用。控制西北。以威夷狄。天下無二。舍此安歸。定堅守之計。勵士民之心。效死為期。無毫髮欲去之意。既務鎮靜。又施權謀。遣師分屯傍近要害之地。翼衛帝室。設使犬羊之衆。敢肆憑陵。當如周亞夫禦七國之策。堅壁勿戰。以挫其鋒。待其糧竭力衰。邀其歸路。多設方略。一鼓破之。此中策也。下策為避狄之計。如太王去邠而居岐。臣

有所不忍言。然道塗閭巷之人戶知之。亦疑聖意或出於此。何哉。比者不議河北守臣。而先議東南守臣。一也。遣使分起諸路兵。而不起淮浙兵。二也。搜攔沿汴舟船。三也。建牧。四也。為此策者。雖足以紓一時之急。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。臣竊痛其不深計而熟念也。委陵寢宗廟社稷朝廷宮室百官萬民而去之。遠邇必潰。是以中原界之豺狼也。事勢一去。不可復振。臣恐京師朝行而夕亂。其禍故可勝言哉。陛下雖命皇太子建牧以監之。何補於事。是不若偕行之愈也。不得已。臣有愚言。願恐陛下不能行之。臣今日言之。

倘不契聖意。必死於斧鉞。不言之。異日禍敗。必死於亂兵。與其死於亂。不若死於國。臣敢冒萬死。為陛下試陳其說。陛下欲行避狄之計。而命皇太子留守。以係人心。以捍大敵。以保陵寢宗廟社稷是也。而建以為牧。非也。本朝及唐故事。皇帝行幸郡國。則皇太子監國。此特國家間暇之時。典禮如此。今大敵入寇。天下震動。安危存亡。在呼吸間。而用平時典禮可乎。名分不正。而當大權。稟命則不威。專命則不孝。何以號召天下。率勵豪傑。與之以死抗敵。期成功於萬分之一哉。唐明皇避安祿山之難。而入蜀。父老擁馬乞留。

太子以討賊而肅宗有靈武之立。勢不得不然。當時之議。曾不早定。後世惜之。陛下度今日人心已搖。可以與之共患難而堅守。則守而弗去可也。度不能守。則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。使爲陛下保守宗社。收將士心。以死捍賊。臣竊觀皇太子仁厚夙成。恭儉好學。四海屬心。如臣之計。天下可保。在此一舉。夫父子之間。人所難言。况今日之事。寧復有大於此者乎。臣素愚直。感戴大恩。所以不避重誅。爲陛下言此者。欲陛下深思而定之於早也。交遜之際。粲然明白。而使宗廟社稷有所歸依。四海蒼生有所係屬。陛下釋重負。

享安逸於無窮。而以死宗廟社稷之事。責皇太子與天下之士大夫。豈不美哉。敵情難測。卒然有急。然後議之。則無及矣。易曰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。其惟聖人乎。伏惟陛下聖德高妙。臣固知黃屋不足以纓紉帝堯之心。所以敢言者。正恃陛下體道而輕外物也。昔田千秋以一言而悟武帝。而巫蠱之禍息。臣頃以論水去國七年。今日之事。適在朝列。以上封事。朝奏暮召。以螻蟻之微。敢言大計。豈非祖宗神靈啓悟臣心。使之如此。其敢愛死不自比於田千秋哉。謹刺血親書。干冒天威。無任戰越俟死之至。取進止。

辭免知樞密院劄子

臣伏奉聖旨。除知樞密院事。日下供職。聞命震驚。罔知所措。竊以樞府之長。兼統兵機。宜得瑰奇之人。以居其任。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。折衝萬里之外。臣本書生。進由庠序。以忠義自許。妄意事功。而性剛才拙。動輒多忤。去冬因邊吏弛備。盜據全燕。肆其凶威。干犯王略。太上皇南幸淮浙。羣臣亦有勸陛下爲避狄之計者。臣躬述利害。回鑾輿之幸。爲固守之策。斯皆臣子常分。無涓埃可言。陛下不以臣鄙驟加褒用。擢自庶僚。不伍日而參大政。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。

臣感陛下不世殊遇。願殫犬馬之力。受任以來。夙夜憂勤。深恐勲績不效。以負陛下知人之明。故揀閱將校。率勵士卒。躬冒矢石。登城以禦敵。晝夜巡警。戢奸以安衆。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。使預爲隄防。忘食不寢。修戰具。嚴守備。以俟援師。旣集。欲因利乘便。連營逼虜。使進不得攻。退無所掠。勢窮食盡。渡河而遁。擊其半濟。勝可萬全。計慮已定。而姚平仲引衆出城。幾敗大事。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。不關白於行營。二月一日夜半。平仲之出。种師道亦不知之。在微臣寔無所與。其夜四鼓。陛下聞其交鋒。詔臣應援。頃刻之間。

使者三至。臣適感寒伏枕。力疾承命。出景陽門。至班荆館。親督將士。列在要衝。分遣兵馬。解范瓊王師古等圍。親以中軍捍禦賊馬。射殺金賊甚衆。是夜臣宿城下。明日復列陣與賊相望。臣所統兵士氣百倍。然臣其晚求對不可。已而賜罷。恐懼自省。莫測其原。仰賴陛下至仁至聖。灼見臣愚款。寔無他腸。特賜宸翰。許之保全。憫其空乏。加賜縑金。未踰三宿。亟垂召命。俾還舊物。專爲守禦之事。諭以怨仇。讒謗欲持平仲之罪。中傷微臣。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燾生成之恩。不可爲量。瞻謝之際。感涕交集。德施隆極。捐軀弗避。

惟是都城細民。因閒殺掠內侍。理宜彈壓。臣躬稟睿旨。卽取最不逞者。斬數十人。梟首通衢。以靖群衆。重沐聖恩。令臣知樞密院事。竊惟和議旣成。金賊擁重貲。邀名鎮。不戰而得所欲。臣誠私心痛之。旣乖臣本志。兼統軍事。豈其所宜。祖宗舊法。兵符出於密院。而不得統其衆。兵衆隸於三衙。而不得專其制。今臣旣統行營之兵。又制樞密之令。考於舊法。未見其可。臣竊謂羯寇初退。四方勤王之師。未有所屬。中都畿邑。團結保甲之兵。未有所處。欲於旬日之間。犒賞條具。以勤王之師。盡付制置使姚古种師中。使司固圍。以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團結保甲。分還州縣。使各樂業。內外人心。既以救寧。臣當抗章自陳。請避賢路。以遠讒謗。全陛下始終之恩。此心素定。有如皦日。昔張良作漢腹心。高祖數罹困阨。良常有力。乃願從赤松子遊。李泌入議唐事。肅宗復兩京。泌謀居多。乃欲隱衡山。此皆豪傑邁往之士。乘時遇主。以成功。久安顯位。何所不可。而屏門以避患禍。猶至於此。矧臣單立一身。朝無親黨。乏昔人之功業。而有不貲之讒謗。豈得安處寵榮。不知戒懼。今縱內外粗定。未敢亟去。若叨冒巍峨。進長樞庭。非所宜據。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。伏望聖慈。察臣至誠。

出於迫切。非敢矯飾。務為虛文。特降睿旨。追寢隆恩。以安愚分。不勝大願。

上皇帝封事

靖康元年冬。都城圍急。淵聖始以京尹召公。至次年四月。公始聞召命。即率湖南義旅入援。至池州。聞都城破。至江寧。聞高宗即位。因上封事。時建炎元年也。

五月日。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大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。昧死再拜。上封事。皇帝陛下。自古夷狄為中國患。所以待之者。不過三策。曰和。曰戰。曰守而已。長驅深入。吾城池堅而人心固。則可守。凌犯無已。吾士卒勇而形勢利。則可戰。虜氣既懾。吾辭理直而威力強。則可和。故能守而後可戰。能戰而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
後可和。三者雖殊。其致一也。臣不敢遠引前古。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。真廟景德中。契丹百萬入寇。廷臣之議。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。賴寇準一言而決。遂幸澶淵。渡河親征。既殺其酋撻攬。虜情震怖。遣使請和。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。是景德之事。非獨能守。而於戰與和兩得之。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。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。至靖康初。金人稱兵以犯中原。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。而後卒堅守。虜騎薄城。攻圍連日。殺傷甚衆。賊氣挫矣。而吾之援師日集。和非所難。朝廷主謀之臣。苟欲脫一時之禍。而不為長

久之計。其所邀求。一切許之。既割三鎮。又質親王。又取犒師之物。金銀幣帛。不可勝計。十倍於澶淵之時。而歲賂之數。又不與也。有以死爭之。而弗能得者。迨援師之集。既衆。士氣勇銳。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。以與之再盟。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。遂寢用兵之謀。及其退也。又不復邀擊。遂使金人志得氣滿。有輕中國之心。是靖康之事。止於能守。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。其後三鎮之兵民。為國堅守。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。遣使計議。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。金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寇邊。而許和猶自若也。主議者信

之。以爲其和必成。而凡欲治兵設備者。皆以爲害於和議。而沮罷之。虜將渡河。猶以爲割河北河東之地。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。而師可解。及既登城矣。猶逼朝廷降詔。假和議遂定之說。以款勤王之師。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。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。然則自今觀之。所謂和議者。果如何也。夫金人自用兵以來。專以和議疑敵人。以取勝。其與契丹二十餘戰。每戰得地輒和。既和復求釁端以戰。而卒滅之。今於中國復用此策。中國信之而不悟。至於今日禍故如此。豈不重可痛哉。或謂吾之兵力不迨。金人遠

甚。靖康之初。雖欲坐困邀擊。必無成功。徒結深怨。故不得已而信其和。此殆不然。夫用兵當論其機會。一失機會。弗可爲也。靖康之初。金人初無犯闕之意。兵不過六萬。大半雜種。而河北邊郡帥府。既不設備。沿河又無控扼之兵。是以乘勢直擣都畿。而吾之守禦既嚴。援師既集。進不能攻。退不能劫。以重兵臨之。而以餘軍待其抄擄。即行掩擊。則糧餉絕。而虜可圖矣。既歸渡河。驅掠婦女。輜重徧野。半濟擊之。其法必勝。而朝廷皆不以爲然。失此機會。故有今日之患。夫夷狄者。小人之類。猶之盜賊也。小人無以制御之。而欲

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。不可得已。盜賊白晝入主
人之室。探匱發篋。得其所欲。曾不爲之捍敵。則何憚
而不再來。何爲而不盡取哉。若夫吾之將士。習於軍
政久廢之後。固難得人。然以忠義激其心。以賞罰作
其氣。豈無可用者。將士猶手足也。朝廷猶腹心也。今
與人鬪。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。必無此理。朝廷議論
二三。而望將士之用命。蓋亦難矣。此皆前事不可追
悔。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。二聖沈于虜廷。生靈陷
於塗炭。自古夷狄之禍中國。未有若此之甚也。天佑
我宋。必有英主。爲宗廟社稷之所顧依。萬邦群黎之

所戴仰。撥亂反正。以圖中興。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
屢危之際。去春奉命使虜。而去其軍中。去冬出自危
城。而總師朝部。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。皆天地神
祇之所顯相。非人力也。恭惟皇帝陛下。英睿之姿。久
動群聽。孝友之德。寔形四方。然而嗣位之初。當宗社
艱危之秋。中國衰弱之日。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。下
則欲拯生靈之危殆。捍禦大敵。保綏萬方。厥惟艱哉。
思其艱以圖其易。則今日待夷狄之策。所謂和戰守
者。當何所從而可也。欲和乎。則前日之和。其效如此。
而金人北歸。雖宗室亦盡徙以行。其意爲如何。而二

聖之辱。寔不共戴天之讐。和豈可復信。欲守乎。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。士民之心。或爲金人之所得。或爲豪傑之所據。密邇畿甸。易爲侵陵。守豈復易圖。欲戰乎。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。撫御皆散。而爲盜賊。兵力益弱。經此禍亂。士氣益衰。所謂勤王之師。多募之於田畝之間。不習兵革。戰豈可必勝。是三者。今日國論。以何爲宗。顧臣日夜思慮。念之至熟。因時施宜。有策於此。及當今之務數十條。皆急切而不可緩者。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。未易殫言也。夫以今日之國勢。而望靖康之初。其不相侔。豈止相什佰哉。然而

猶有可爲者。祖宗德澤在人者深。陛下英明。天下仰望。以謂必能濟大業。轉危而爲安也。且害菑之臻。國家代有。或多難以興。或將墜復續。故無知禍齊。而小白寔長五霸。驪姬亂晉。而重耳寔盟諸侯。司馬晉羅聰曜之酷。而元帝起於江東。李唐有安史之亂。而肅宗起於靈武。况我有宋幅員萬里。生齒之衆。士民猶足用哉。倘能嘗膽勵勾踐之心。枕戈懷子胥之志。駕馭豪傑。攬用賢材。法創業之雄謀。革天下之弊事。則中興之功。亦不難建。昔少康以一旅之衆。滅澆羿。而祀夏配天。不失舊物。光武以數千之卒。破尋邑。而克

靖大憝。漢以再興。况陛下之明。而臨御九有之師哉。然大患之後。百孔千瘡。夏已及半。去秋不遠。非早圖之。則秋高馬肥。虜騎又將奔突。不能支梧。四海且有橫流之勢。可不為之寒心。此當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。臣素愚直。平日惟知讀書。深考古今治道。欲推之當世。以尊主庇民。又嘗願以忠義自奮。以狗國家之急。當宣和之初。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。擢置左史。得侍清光。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。因奏疏論水事。其意以為變異不虛發。必有感召之因。災害未易弭。必有銷復之策。乞因侍立面奏其故。譬猶失火之

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。而權臣忌之。沮抑使不得對。因而遷謫流落七年。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。道君皇帝感悟。以奉常召還。然已晚矣。靖康改元。金人犯闕。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。聽用其言。擢與大政。竊見和議不可保信。因力陳備兵之策。其意以為夷狄之性。貪婪無厭。不可恃其不來。當恃我之有備。宜益治兵。收將士之心。以禦外侮。欲以身任其事。譬猶救火之家。寔為焦頭爛額之客。而忌嫉者眾。讒譖百端。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。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。卒誣以罪。竄之遠方。其後虜騎再犯都畿。而前日以和

議為然者。舉皆誤國。前皇帝感悟。復有今日之召。然
又已晚矣。臣荷二聖之知遇。悼孤忠之失圖。雖心馳
魏闕九重之中。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。不獲執干戈
衛社稷。以伸臣子犬馬之誠。疾首痛心。泣盡而繼之
以血。恭承召命。即日戒途。率湖南義兵。倍道前進。欲
趨元帥行府。以造闕庭。而行次江淮。恭聞二聖羽衛
北遷。遠狩沙漠。痛憤至骨。絕而復蘇。繼覩陛下俯徇
群情。嗣登寶位。悲喜交集。不能自勝。夫人君大正始。
故於即位之始。立政用人。必有大慰天下之望者。
况於國勢削弱。天步艱難之時。其可忽哉。恭儉者人

主之常德也。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。繼體守文之君。
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。至於興衰撥亂之主。則非英
哲不足以當之。惟其哲。故見善明。足以任君子而不
為小人之所間。惟其英。故用心剛。足以斷大事而不
為小故之所搖。在昔人君體此道者。惟漢之高祖光
武。唐之太宗。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。臣願陛下深考
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。大過人者。
了然于胸次。物至而應之。則天下之事。雖未底績。固
已定于心術之中矣。臣以疎遠。未覲清光。輒敢以芻
蕘之言。求顛天地。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。故不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
自知其不可。伏惟聖慈留神幸察。使愚者千慮。或有一得之可採。則臣所以盡忠于陛下者。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。干冒天威。無任惶懼戰越之至。

議國是

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。雖有高城深池。弗能守也。則何以戰。雖有堅甲利兵。弗能戰也。則何以和。以守則固。以戰則勝。然後其和可保。不務戰守之計。惟信講和之說。則國勢益卑。制命於敵。無以自立矣。景德中。契丹入寇。罷遠幸之謀。決親征之策。捐金幣三十萬。而和約成。百有餘年。兩國生靈皆賴其利。則和

戰守三者皆得也。靖康之春。粗得守策。而割三鎮之地。許不可勝計之金幣。以議和。懲劫寨之小衄。而不戰。和與戰兩失之。其冬。金人再寇畿邑。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。而不知時事之異。膠柱鼓瑟。初無變通之謀。內之不能撫循士卒。以死捍賊。外之不能通達號令。以督援師。金人既登城矣。猶降和議。已定之詔。以款四方。勤王之師。使虜得逞其欲。凡都城玉帛子女。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。悉索取之。次第遣行。及其終也。劫質二聖。巡幸沙漠。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。盡驅以行。因逼臣僚易姓建號。自古夷狄

之禍中國。未有若此之甚者。是靖康之冬。并守策失之。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。天佑有宋。必將有主。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。總師大河之外。入繼大統。以有神器。然以今日國勢。揆之靖康之初。其不相若遠甚。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。救寧萬方者。於和戰守。當何所從而可也。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。竊恐猶以和議為然。豈非以二聖播遷。陛下父兄沈於虜廷。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。而虧陛下孝友之德。故不得不和。臣竊以為不然。請以古人之事明之。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。太公為羽軍所得。其危

屢矣。高祖不顧其戰。彌勵。羽不敢害。而卒歸太公。然則不顧而戰者。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。晉惠公為秦所執。呂卻謀立子圉。以靖國人。其言曰。失君有君。群臣輯睦。甲兵益多。好我者勸。惡我者懼。庶有益乎。秦不敢害。而卒歸惠公。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。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。今有賊盜于此。劫質主人。以兵威臨之。則必不敢加害。以卑辭求之。則所索彌多。往往有不可測之理。何則。彼為利謀。陵懦畏強。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。今二聖之在虜廷。莫知安否。固臣子之所不忍言。然吾不能逆折其意。又將墮其計中。以和

議為信。然後必曰。割某地以遺我。得金幣若干則可。不然二聖之禍。且將不測。不予之。是陛下之忘父兄也。予之則所求無厭。雖日割天下之山河。竭取天下之財用。山河財用有盡。而金人之欲無窮。少有豐端。前所予者。其功盡廢。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。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。戰必割地。厚賂以講和。既和則又求釁以戰。卒滅契丹。今又以和議惑中國。至於破都城。滅宗社。易姓建號。其不道如此。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。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。臣愚竊以為過矣。為今之計。莫若一切罷和議。專務自守之策。而攻

戰則姑候於可為之時。蓋彼既背盟劫質。地不可復予。惟以二聖在其國中。不忍加兵。俟其入寇。則多方禦之。所破城邑。徐議收復。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。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。治城壁。修器械。教水軍。習車戰。凡捍禦之術。種種具備。使進無抄掠之得。退有邀擊之患。則雖時有出沒。必不敢深入憑陵。三數年間。生養休息。軍政益修。士氣漸振。將帥得人。車甲備具。然後可議大舉。振天聲以討之。以報不共戴天之讐。以雪振古所無之恥。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。豈徒不敢肆兇。而二聖保萬壽之休。亦將悔禍率從。

而鑿輿有可還之理。倘捨此策。益割要害之地。奉金幣以予之。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。藉寇兵而資盜糧也。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。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。豈不重可痛哉。或謂強弱有常勢。弱者不可不服於強。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。而後卒報其恥。今中國事勢弱矣。盍以勾踐爲法。卑身重賂以事之。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。而成將來之志乎。臣以謂不然。夫吳伐越。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。遣使行成。而吳許之。當是時。吳無滅越之志。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。枕戈嘗膽以勵其志。而卒

報吳。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。上自二聖東宮。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。悉驅之以行。而陛下之在河北。遣使降偽詔以宣召。求之如是其急也。豈復有恩於趙氏哉。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。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。彼亦未足爲德也。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。然則今日之事。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。法勾踐卑身厚賂之謀則不可。事固有似是而非者。正謂此也。然則今日爲朝廷計。正謂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。極所以崇奉之者。至於金國。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。則嚴守禦以備之。練兵選將。一新軍律。俟吾

國勢既強。然後可以興師邀請。有此武功。以俟將來。此最今日之上策也。古語有曰。願與諸君共定國是。夫國是定。然後設施注措。以次推行。上有素定之謀。下無趨向之惑。天下之事。不難舉也。靖康之間。惟其國是不定。而且和且戰。議論紛然。致有今日之禍。則今日之所當監者。不在靖康乎。臣故陳和守戰三說。以獻。伏願陛下。斷自淵衷。以天下為度。而定國是。則中興之功。可期矣。取進止。

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。河東路置經制司。劄子。

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。國家之翰蔽也。王者得之而王。霸者得之而霸。猾賊得之。以致天下不安。其地勢風俗使然也。而河東寔為天下之脊。介于河北陝西之間。其地險固。其民堅忍。其俗節儉。其兵勁悍。祖宗得天下。削平僭亂。罔不臣服。惟河東最後。再駕而後得之。其難如此。而靖康之初。金人犯闕。以孤軍入重地。我之守禦固。而援師集。其勢不難於和。宰相失策。欲脫一時之禍。而不為久長之計。凡所邀求。一切許之。遂割三鎮。而河北河東之地。幾去其半。及賊兵退。三鎮兵民。為朝廷固守。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。既已

保全。而賊盡力以圍大原。不肯捨去。朝廷遣使以兵
民之意。及保塞陵寢之故。願輸稅租以易疆土。金人
且許且攻。幾年而太原陷。猶信謫詐以講和。不爲備
禦之策。至其渡河。再薄都城。遂盡割兩路以與之。畫
河以爲界。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。分詣交割。皆爲
兩路之人所殺。夫朝廷割地。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
欲。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。使地割而和可成。宗
社遂安。猶之可也。今乃假和議以款我。既破京師。挾
二聖以北狩。脅逼臣僚。僭竊神器矣。而議者猶以割
地爲然。此何理也。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。靖康

未所失者。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。其餘至今
皆堅守。一路兵民有城廓者依城廓。無城廓者依大
河西山。自相結集。多者數萬。少者不下萬人。各立首
領以相統率。知名號者已數十處。日以蠟書號籲朝
廷。乞師請援。願爲前驅。因而循撫。爲吾之用。數十萬
衆。不日可致。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。以扼吾要津。
每郡不過三千人。其餘皆脅制吾民。剪易衣髮以疑
我耳。大兵臨之。遣間要約。必有應者。則三郡不旬月
間可復也。三郡復則真定可圖。而中山之圍可解。河
北復爲我有矣。然後第功行封。以河外郡縣悉議封

建使自爲守。朝廷量力以助之。則藩籬固而中原寧。此今日之要策也。河東之勢亦然。但所失州郡。視河北爲多。然所以處之之策。亦無以過於此者。臣愚欲乞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。河東路置經制司。擇文武臣僚中有材略名望。素爲兩路兵民信服者。爲之使副。布宣朝廷德意。以結其心。信賞必罰。以作其氣。訓練習服。以教之戰。量補名目。以旌勸其首領。寬給錢穀。以賑貸其乏絕。辟置寮屬將佐。乘機應變。一切許以便宜從事。則兩路可以復全。中興之功。指日可成。必自此始。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。則下流無泛濫之

虞。禦盜賊於門墻之外。則堂奧有安靖之勢。理之必至也。倘捨此而不爲。則兩路之人。且歸怨於朝廷。強壯狡獪者。反爲賊用。將何以待之。故臣以請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。無急於此。惟叡斷不疑。特從所乞。天下不勝幸甚。

議巡幸第一劄子

臣以愚陋。誤蒙聖恩。擢任宰相。初對之日。嘗以巡幸之議。冒瀆天聽。其意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。理難固守。然車駕不可不一到。以慰天下之心。然後鑿與順動。法古巡狩之禮。以行四方。西則關中。南則襄陽。東

則建康。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。關中為上。襄陽次之。建康為下。伏蒙叡慈。特採其議。已降指揮京師。催促修城祇備。謁款宗廟。而永興襄陽建康。皆令葺治宮室。以俟翠華之幸。臣累留身奏事。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係之大者。未嘗不以此為言。嘗蒙宣諭。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。及遷六宮如建康。并禁衛家屬願遷徙者。亦津遣南去。而車駕獨留中原。選將屯兵以衛行在。雖關中可往。雖金人可戰。臣竊仰陛下英叡果斷如此。雖古創業中興之主。如漢之高祖。光武。唐之太宗。不是過也。昨日忽被手詔宣諭。京師未可往。而

欲為太王避狄之計。巡幸東南。擇形勝之便利。遠水火之焚溺。來春還闕。聚糧屯兵。為守禦攻討之計。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。臣伏讀睟然。未喻聖意。不知聖慮與前不同。果以為當如此邪。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。姑從其策邪。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。臣竊以為未然。如左右大臣密獻此說。則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。姑欲脫一時之患。而不知禍亂之在後也。夫京師宗廟所在。陛下即位之初。禮當一到。徒以城池之修未備。而防秋之期已迫。勢有未可往者。臣固不敢力爭。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。則臣不知車駕果將

安之邪。若欲出於下策，遂往建康，則臣恐天下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。請為陛下試詳言之。夫陝西者，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。河北河東者，中國之屏蔽也。京畿及東西，中國之腹心也。河淮荆湖閩浙川廣者，中國之支派也。今與隣國爭屏蔽之地，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，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，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。胡騎深入，號令不行。州郡莫相救援，皆將碎於賊手。虜以精兵驚擾京東，控制淮楚，陛下雖欲還關，不可得矣。况欲屯兵聚糧，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。王命不通，盜賊蜂起，殺害官

吏屠陷城邑。如今之河北兵民，不待金人然後為害。自江以南，皆當搖動，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守乎。夫江之廣不如河，江之險不如河，江之湍激不如河。金人渡河，猶不能禦，江豈可恃。而南人之輕脆，非北人之比。賊至則潰，南方之城壁，非北方比。賊攻則破。陛下必以幸建康為安，臣愚竊以為過矣。夫利在耳目之前，患在一世之後，中智以上乃能知之。今欲乘舟順流而東，其安便比于鞍馬之間，何啻相百。遠幸江湖之濱，其閑適比于兵革之際，何啻相萬。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，獻說者如此，臣愚竊

以為不思之甚矣。為今之計。縱未能行上策。以趨關中。莫若取其次策。以適襄鄧。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。雖已潰散。恐或殘毀。惟鄧可以備車駕之時巡。夫鄧者古之南陽。光武之所興也。西隣關陝。可以召兵。北近京畿。可以遣援。南通巴蜀。可取貨財。東達江淮。可運穀粟。有高山峻嶺。可以控扼。有廣土寬城。可以屯重兵。民風號為淳古。盜賊未嘗侵犯。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。事之機會不可失也。願詔守臣增修城池。漕臣儲峙糧草。朝廷給降錢帛。廣行應副。專遣使者。以督其事。將來秋高。六飛啓行。由陳蔡唐以趨南

陽。不過半月可達。天下之士。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。河東之民。知陛下之不遠徙也。天下郡縣。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。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。是一幸。南陽則三者皆得。一幸。建康則三者皆失。利害安危之機。在此一舉。陛下何憚而不行也。臣愚伏望聖慈。斷自淵衷。從臣之言。勿主先入之說。天下不勝幸甚。

議巡幸第二劄子

臣已具劄子。論車駕巡幸京師。城壁修葺未備。未可保守。當權時之宜。駐蹕南陽。據天下之中。以號令四

方不宜東幸建康。棄置中原。以失天下之心。伏蒙聖
慈。令與執政同議。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。敢昧死再
陳之。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。或與英雄角
逐。或爲夷狄所侵。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。盡人力而
莫肯先屈。夫勝天下者必以勢。而據地利莫肯先退
者勢也。蓋天下者必以氣。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
也。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臯間。相持累年。高祖
雖屢敗。不肯退尺寸地。既割鴻溝。羽引而東。遂有垓
下之亡。曹操與袁紹戰于官渡。操雖兵弱糧乏。不肯
解去。既焚紹輜重。紹引而歸。遂喪河北。由此觀之。與

勅敵爭勝負。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。唐之
初。突厥頡利以數萬騎飲馬渭水。去長安纔數十里。
太宗以七騎臨渭上。與語以大議折之。既而王師大
集。旌旗戈甲。光彩精明。頡利震怖。遂以請和。本朝景
德中。契丹以數十萬寇澶淵。真宗渡河親征。射殺所
謂統軍撻攬者。虜王惶懼。遂亦請和而去。兩朝盟好
凡百餘年。由此觀之。爲夷狄所侵。豈可不作天下之
氣而先自屈哉。今金人雖號爲勅敵。其寔皆中國失
策。養之使然。考其兵之強盛。豈能過項藉袁紹。其敢
深入。豈能過頡利契丹。而吾方其未至之時。已相與

震怖。委棄中原。而自竄于江湖之間。既失天下之勢。又索天下之氣。不知虜騎果復渡河。攻圍我城邑。屠戮我人民。以精兵控扼淮泗。而王命為之不通。盜賊蜂起。所在竊發。跨州連邑。自相建置。將何以待之。且今之所恃者兵也。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。日加訓練。以待親征。睿謀壯矣。既適建康。不知此兵將何所用。夫建康水鄉。其土卑濕。其食魚稻。非西北之兵所利。不產粟麥稗草。土氣多熱。非西北之馬所便。往年方臘起於江浙。朝廷遣西兵討之。疾病物故者三之二。而馬之存者無幾。由此觀之。欲聚西北之兵。

而適建康。猶資章甫而適越也。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。賴天之休。陛下聖德所感。河北河東兩路兵民。堅戴宋之心。借使賊敢深入。邀截掩擊。中國得一勝。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。然後降親征之詔。率天下之師。問罪以迎二聖之鑿輿。決有轉危為安。撥亂反正之理。在陛下自強不息。力行之而已。臣備位宰相。不惟仰荷特達之知。思自竭盡萬一。天下之責交歸。謀慮一有不當。何以塞之。伏望聖慈。斷自淵衷。察臣孤忠。勿為群議所惑。天下不勝幸甚。

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

右臣伏奉詔書。以偽齊金人賊馬退遁。令臣深思熟講。凡今攻戰之利。守備之宜。措置之方。綏懷之略。條具來上。臣仰荷聖恩。憐臣孤跡。嘗備位于近司。察臣迂愚。有千慮之一得。雖以罪戾屏伏海濱。曾不遐遺。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。特降清問。顧臣學術濶疎。智識淺短。何足以稱詔旨。而裨廟略之萬一。敢竭狂瞽。以塞明命。伏惟陛下留神採擇。臣不勝幸甚。臣竊以僭逆之臣。挾強悍之虜。提兵南嚮。倣擾淮壖。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。得以乘間渡江。憑陵東南。不虞六飛親臨江上。號令既行。賞罰既明。將士摧鋒。

俘馘係路。虜氣挫屈。潛師遯逃。此蓋陛下睿謨宏遠。天威英斷之所致。宗社無疆之休。中外臣子之共慶也。然臣區區之愚。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為可喜。而以僭逆未誅。仇敵未報為可慎。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。而以中原未復。赤縣神州猶汙于腥羶為可恥。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。而以軍政未修。士氣未振。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。則中興之期。可指日而俟矣。臣謹考往古之迹。撥方今之宜。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。以獻議者。或謂賊馬既退。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。臣竊以為不然。譬如奕碁。先當自生。乃可

殺敵。生理未固。而欲浪戰以僥倖。此非制勝之術也。高祖先保關中。故能東嚮與項藉爭。光武先保河內。故能出征。以降赤眉銅馬之屬。肅宗先保靈武。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。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。倘不先為自固之計。何以能萬全勝敵。又況將士暴露之久。財用調度之煩。民力科取之困。謂宜大為守備。痛自料理。使之蘇息。乃為得計。議者又謂賊馬既退。當自保據一隅。以苟目前之安。臣又以為不然。譬如奕碁。捨局心而就邊角。迫蹙褊小。浸以衰微。何以取勝。秦師伐晉。以報殺之師。諸葛亮佐蜀。連年出師。以圖中原。

不如是。不足以立國。高祖在漢中。謂蕭何曰。吾亦欲東耳。安能鬱鬱久居此乎。光武破隗囂。詔岑彭曰。人苦不知足。既平隴復望蜀。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。不如是。不足以混一區宇。戡定禍亂。又况祖宗之境土。豈可坐視淪陷。不務恢復。今歲不征。明年不戰。使賊勢益張。而吾之所糾合。精銳士馬。日以損耗。何以圖敵。謂宜于防守既固。軍政既修之後。即議攻討。乃為得計。此二者。守備攻戰之序也。至于守備之宜。則當料理淮南荆襄。以為藩籬。夫淮南荆襄者。東南之屏蔽也。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右者。以強兵巨鎮。

盡在淮南荆襄間。故以魏武之雄。符堅石勒之衆。宇文拓拔之盛。卒不能窺江表。後唐李氏有淮南。則可以都金陵。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。遂以削弱。今朝廷欲為守備。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。置三大帥。屯重兵以臨之。東路以揚州。西路以廬州。荆襄以襄陽為帥府。分遣偏帥。進守支郡。小築城壘。如開新邊。其初朝廷應副錢糧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。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。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。徐議營田。使自贍養。遇有賊馬。則大帥遣兵應援。稍能自守。商旅必通。乃可召人歸業。漸次葺理。假

以歲月。則藩籬成矣。前有藩籬之固。後有長江之險。加以戰艦水軍。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。上連下接。自為防守。賊馬雖多。豈敢輕犯。近年以來。大將握重兵于江南。官吏守空城于江北。雖有天險。初無戰艦水軍之制。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。欲為守備。無他。反此而已。或謂三大帥率重兵。以屯江北。則供億之費不貲。臣應之曰。使三大帥屯兵于江南。亦仰給于朝廷。其費等耳。曷若使之渡江。葺理淮南。以為家計。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。而藩籬之勢成。為無窮之利。守備之宜。莫大于是。有守備矣。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。亦

當分責于諸路大帥。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。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。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南北路。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。諸路剋捷。因利乘便。收京畿。復故都。以戡大憝。此雖落落難合。然在陛下志先定于中。而斷以至誠必為之意。蓋無不可成之理。至于擇將之術。治兵之政。車馬器械之制。號令賞罰之權。兵家皆有常法。無待臣言。而戰陣之間。因敵決勝。臨事制變者。兵無常形。又不可以預圖也。臣願竊以為獻者。在勿失機會而已。夫機會之來。間不容髮。以戰則勝。

以守則固。一失其機。悔不可追。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。蜀先主曰。天下日尋干戈。事會之來。豈有終極。若能應之于後。則此未足為恨也。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。失機會者多矣。自今以往。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。選將練卒。厲兵秣馬。聚財積穀。應機而作。則以弱為強。取威定亂于一勝之間。僭逆之臣。可正藁街之誅。強悍之虜。豈無殄滅之日。攻戰之利。莫大于是。此二者。守備攻戰之策也。若夫措置之方。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。蓋萬乘所居。必擇形勝。然後能制服中外。以圖事業。臨安平江。皆澤國。褊迫偏霸。所據非

用武之地。惟建康。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。以其江山雄壯。地勢寬博。可容萬乘。故六朝以來。更都之。今鑾輿未復。舊都莫若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。控引二浙。襟帶江湖。運漕財穀。無不便利。臣昨于建炎初建議。巡幸關中為上。襄陽次之。建康為下者。以天下形勢言之也。今以建康為便者。以東南形勢言之也。然淮南有藩籬之固。然後建康可都。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。既料理淮南。仍詔建康守臣。治城壁。修宮闕。立官府。創營房。使粗成規模。以待翠華之幸。近年以來。車駕所過。因陋就簡。諸事草創。雖陛下以時方艱。

難。用過于儉。然宮室制度。亦有不可已者。有城壁。然後人心不恐。有官府。然後政事可修。有營房。然後士卒可用。惟自朝廷應副。詔有司以漸修建。庶幾不擾。此措置之方。所當先者也。綏懷之略。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。夫西北之民。皆陛下之赤子。荷祖宗涵養之德。其意曷嘗一日忘宗哉。特制于黠虜之勢。為所驅迫。陷于塗炭。故捨二百年之本朝。而事大不道之僭逆。豈其本心。惟朝廷之力。未能保覆之。故數路之民。雖困於重斂。傷於峻刑。而不能以自歸。倘淮南荆襄藩籬既成。壤地相接。甲兵既備。天威震驚。必有結約。

宋李忠定公奏議邊
來歸。如宿遷之民者。必有願為內應。如京東郡縣者。宜命諸帥優加拊循。來歸者給田土。內應者予爵賞。官吏將士祿秩由舊。許之自新。孰不感悅。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。皆不殺而優恤之。自賊中來歸者。皆優與官秩。可謂得策。更願力為自治自彊之計。使陷溺之民。知所依怙。益堅戴宗之心。此綏懷之略。所當先者也。攻戰守備。措置綏懷。皆中興之至計。今日之急務。聖問所及。臣已粗陳其梗概矣。臣伏讀詔書有曰。朕將虛己以聽。擇善而從。君臣之間。期于無隱。利害之決。斷以必行。臣三復聖訓。不知涕泗之交頤也。何

則君臣之遇。千載一時。未信而言。則有謗己之嫌。交疎言深。則有失身之戒。今陛下求治之切。詔書如此。而臣以憂患之餘。孤危特甚。故淺言之。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。欲深言之。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。感懼交中。進退維谷。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。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。緘默不言。臣則有罪。有君如此。其忍負之。敢冒鼎鑊刀鋸之誅。以布心腹腎腸之寔。惟陛下幸察。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。有英武敢為之志。然自臨御。迄今九年。國不闢而日蹙。事不立而日壞。將驕而難御。卒惰而未練。國用匱而無贏。

餘之蓄。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。陛下憂勤雖至。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。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。陛下自近年以來。所用之臣。凡幾人。慨然敢任天下之重。建事立功。與夫充位備員者。皆不逃於聖鑒。夫用人如用醫。必先知其術業。可以已病。然後使之進藥。而責成功。今于醫者之術業。初不詳究。而姑試之。則雖日易一醫。何補病者。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。平居無事。小廉曲謹。初似無過。而乏濟時之大略。忽有擾攘之故。則錯愕無所措手足。不過奉身以退。天下憂危之重。委之陛下而已。不知何補于國家。陛下亦安取此。

大概近年所操之說有二。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。而以治兵為失策。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。而以進禦為誤國。衆口和之。牢不可破。然累年之間。冠蓋相望。而初不得其要領。翠華蒙塵。而尚未有所定居。上下苟且偷安。而不為長久之計。天步艱難。國勢益弱。職此之由。大運有開。天啓宸衷。超然遠覽。悟前日和議之失。而親總六師。懲前日退避之非。而親臨大敵。逆臣悍虜數十萬衆。飲馬江干。雖未能掃蕩邀擊。盡殲醜類。而天威所臨。已足以使之震怖。不敢南渡。潛師宵奔。則和議之與治兵。退避之與進禦。其效概可觀矣。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今賊馬雖退。而虜情狡獪。變詐百出。未大懲創。疆場相望。道理不遠。安知其秋高馬肥。不再來擾我使疲于奔命哉。是宜明詔于却敵之初。求善後之策也。臣夙夜為陛下。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。無他在。盡反前日之所為。解琴瑟而更張之。先定其論。如奕棋之立意。後圖其功。如奕棋之置子。必可得志。臣請試陳其說。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。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。其意豈謂必冒矢石。履行陣而後可哉。黃屋所臨。人心自固。賞罰既當。士氣奮張。用能成功。故高祖既得天下。擊韓王信。陳豨黥布。未嘗不親行。光武

自即位。至平公孫述。十三年間。無一歲不親征。本朝藝祖太宗。定維揚。平澤潞。下河東。皆躬御戎輅。真廟亦有澶淵之行。措天下于大安。此所謂始于勤勞。終于逸樂者也。退避之策。可暫而不可久。可一而不可再。退一步則失一步。退一尺則失一尺。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維揚。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。自維揚退而至于江浙。則京東西失矣。萬有一虜騎南牧。復將退避。不知何所適而可。航海之策。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。此尤不可者。惟當于國家閑暇之時。明政刑。治軍旅。選將帥。修車馬。備器械。峙糗糧。積金帛。賊來則禦。

俟時而奮。以光復祖宗之大業。此最上策。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。臣願陛下自今以往。勿復為退避之計。可乎。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隣。則有和親。仇讐之邦。鮮復遣使。豈不以釁隙既深。終無講好修睦之理。故邪。東晉渡江。石勒遣使于晉。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。彼遣使來。且猶却之。此何可往。假道于僭偽之國。而自取辱。無補于事。祇傷國體。金人自知罪惡之重。懼我必報。其措意為如何。而我方且卑辭重幣。屈體以求之。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。器幣禮物。所費不貲。使輅往來。坐索士氣。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。

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。是和卒不成。而徒為此擾擾也。非特如此。于吾自治自彊之計。動輒相妨。實有所害。金人二十餘年。以此策破契丹。困中國。而終莫之悟。夫辨是非利害者。人心所同。豈真不悟哉。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。曾不知為吾害者甚大。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。臣願陛下自今以往。勿復遣和議之使。可乎。此二說者既定。然後擇所當為者。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。先後本末。各有次第。俟吾之政事修。倉廩實。府庫充。器用備。士氣振。力可有為。乃議大舉。則兵雖未交。而勝負之勢已決矣。抑臣

聞朝廷者根本也。藩方者枝葉也。根本固則枝葉繁。朝廷者腹心也。將士者爪牙也。腹心壯則爪牙奮。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。近有僭偽之逆臣。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。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。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。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。正朝廷以正百官。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。則是非既明。賞罰必當。自然藩方協力。將士用命。強虜不足畏。逆臣不足憂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。臣昧死條上六事。一曰信任輔弼。二曰公選人材。三曰變革士風。四曰愛惜日力。五曰務盡人事。六曰寅畏天戒。何謂信任輔弼。夫撥

亂之主。履時艱難。資輔弼之臣。同心同德。相與有為。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。父子兄弟之於一家。乃能協濟。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。太宗遇房杜如子弟。蜀先主得諸葛孔明。如魚之有水。不如是。不能感會風雲。以成王霸之業。今陛下選于眾。以圖任。遂能捍禦大敵。可謂得人矣。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。無事形迹。久任以責成功。勿使小人得以間之。則君臣之美。垂裕無窮。昔高祖終始用蕭何。太宗終始用房杜。故能戡亂定功。卒致太平。管仲有言曰。知人而不能用。害霸也。用而不能信任。害霸也。信任而使小人參

之害霸也。霸者猶如此。而况于欲恢復天下者乎。魏鄭公有言曰。君臣同心。是謂一體。豈有置至公事形跡。若上下共由茲路。邦之興喪。未可知也。夫事形迹者。未必有過舉。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。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。而惟嫌疑之為避。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。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。臣將見輔弼任責。而中興之業。不難致矣。何謂公選人材。夫治天下者。未嘗不資于人材。而創業中興之主。所資為尤多。何則。繼體守文。率由舊章。得中庸之才。亦足共治。至于艱難有為。興衰撥亂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。未易有濟。

故武王之有十亂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。高祖之有三傑。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。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。憲宗之有裴度。武宗之有李德裕。皆以不世出之材。佐大有為之主。參翊佐佑。以成大業。古今通道。其可忽諸。然自昔抱不群之材者。多為小人之所忌嫉。或中之以黷闇。或指之為黨與。或誣之以大惡。或摘之以細故。而以道事君者。不可則止。難于自進。恥于自明。雖負重謗。遭深譴。安于義命。不復自辯。惟至明之主。為能悉小人之情偽。而辨其臣之非辜。此霍光所以見察于昭帝。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。

也。陛下臨御以來。用人材多矣。世之所許以為正人
端士者。往往閑廢于無用之地。豈非罹此謗邪。遂使
陛下寤寐側席。而有乏材之歎。懷材抱義。願為國家
宣力者。無因而進前。陛下盍亦少留聖意。致察于此。
洪範皇極之疇曰。無有作好。遵王之道。無有作惡。遵
王之路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黨無偏。王道平平。好
惡偏黨。皆是以為至公之累。惟以道為公。而無好惡
偏黨之私。則王道明矣。魏鄭公卒。太宗遣人至其家。
得書半藁。其可識者曰。天下之事。有善有惡。任善人
則國安。用惡人則國弊。公卿之內。情有愛憎。憎者惟

見其惡。愛者止見其善。愛憎之間。所宜詳審。若愛而
知其惡。憎而知其善。去邪勿疑。任賢勿猜。則可以興
矣。太宗感悟。夫人主豈能無愛憎。然必去愛憎而後
得人。以興者。愛憎出于私情。用人以興邦。必由于公
道。故也。管仲雖仇。齊公必用。雍齒雖怨。漢祖必賞。而
況其餘乎。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。臣將見人材輩出。
中興之業不難致矣。何謂變革士風。夫用兵之際。似
與士風初不相及。然其寔相為表裏者也。士風淳厚。
則議論正。而是非明。朝廷賞罰功罪當。而人心服。此
措置所以得宜而寔明寔昌也。士風澆薄。則議論不

正。是非不明。朝廷賞罰功罪不當。而人心不服。此措置所以失宜。而寔微寔弱也。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。故當時措置乖謬。盜賊並起。而有五戎亂華之禍。本朝嘉祐治平以前。士風何其淳厚也。自數十年來。非特不事事而已。奔競爭進。議論徇私。邪說利口。足以惑人主之聽。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。皆持正論。為朝廷長慮。却顧圖久遠之計。社稷之臣也。而群枉嫉之。指為姦黨。聽其言。則大者可族。小者可誅。賴國家寬仁。祇從竄逐。其士風遞相倣倣。顛倒是非。變亂白黑。故事大壞。以馴致靖康之變。非偶然也。殆今

四十餘年。世變風移。愛憎之情銷盡。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群臣之忠。褒贈官秩。錄用子孫。然已何補於事。曷若早變此風。則忠臣無誅謫之冤。國家有治安之寔。兩受其利。豈不美哉。臣觀近年士風尤薄。隨時好惡。以取世資。不顧國體。惟欲進身。不覈事寔。惟欲傷人。大詈則大進。小詆則小遷。諭訛成風。此非朝廷之福也。陛下得一張浚。付以重權。使禦強敵于關陝。浚雖以忠許國。而事失機會。不為無過。言者痛繩醜詆。誣以大惡。豈不太甚歟。浚有浴日之功。足以結陛下之知。有大臣之辯。足以回陛下之聽。故得自洗濯。復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侍清光于帷幄之中。然其所傷已多矣。藉使遭謗困
諛之臣。無浚之功。又無大臣為之辯白。而有下石以
擠之者。則何以自雪于君父。冀察其不然哉。夫朝廷
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。以廣視聽。固許之以風聞。
至于大故。亦須覈寔。使果如其言。則誅責所加。豈宜
止從輕典。使言而無寔。則誣人之罪。伏諛菟慝。得以
中害善良。皆非所以脩政也。臣願陛下降明詔。以戒
諭士大夫。使體德意。從忠厚。變近年澆薄之風。昔賈
誼勸文帝。養人臣以禮義廉恥。陸贄勸德宗。聽言必
考其寔。而察其情。以正典刑。不宜兩置而不問。皆治

道之要。陛下誠能行責寔之政。臣將見士風淳厚。而
中興之業。不難致矣。何謂愛惜日力。臣聞之。周書曰。
功崇惟志。業廣惟勤。蓋功以志崇。所以為之規模也。
業以勤廣。所以為之積累也。猶建大厦。堂室與序。其
規模可一日而成。至於鳩工聚財。積累非一日所致。
創業中興。何以異此。高祖得韓信。與之論亡楚之策。
光武得鄧禹。與之論興漢之謀。蜀先主得諸葛亮。與
之論鼎立之計。皆定于談笑之間。而高祖以五年成
帝業。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。先主得蜀。亦在數年之
後。蓋積累而致者如此。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。境土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三十九
未復。僭逆未誅。仇敵未報。尚稽中興之業。則其始不為之規模。其後不為之積累。故也。邊事粗定之時。朝廷所推行者。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。至于攻討防守之策。國之大計。皆未嘗留意。安得不為僭逆之臣。強悍之虜之所窺伺。然則自今以往。其可不惜日力哉。昔禹不費尺璧。而惜寸陰。今日朝廷艱難。乃惜分陰之時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。熟議所以規模者。凡所施為。畫一條具。如立課程。以次施行。又詔州縣。使體陛下德意而奉行之。所立期限。勿太遽。以致搔擾。勿太緩。以失機會。使事得其序。不擾而辦。乃為得策。

將見上
恐脫臣
字

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。亦無不可為之時。惟失其時。則患之小者。日益大。事之易者。日益難。正如醫者之治病。其在皮膚。鍼烙及之。其在五臟。湯劑及之。至于骨髓。則雖有扁鵲俞跗。蔑以為矣。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。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。將見為無不成。中興之業。不難致矣。何謂務盡人事。臣竊觀天人之道。其寔一致。人之所為。即天之所為也。國之將興。百度皆舉。天寔佑之。猶是農夫盡其穡蓂之力。乃亦有秋。使未嘗致耕耨之勤。而欲望稼穡之利。其可得邪。天不因人。人不天。不成。人事盡于前。則天理應于後。自然

蘇轍奏議選

四十一

之符也。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。適雷電風雨。遂有昆陽之勝。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。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。適風順可以縱火。遂有赤壁之捷。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。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。適秦師小却。遂有淝水之功。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。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。盡其在我者。而以其成功歸之于天。孟子曰。君子創業垂統。為可繼也。若夫成功則天也。今未嘗盡人事。敵至則先自退屈。而欲責成功于天。其可乎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。協心同力。務盡人事。以聽天命。則恢復土

宇。翦屠鯨鯢。迎還兩宮。必有日矣。夫人心即天心也。下得人心。上合天心。則無不成之功。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。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。何謂寅畏天戒。夫天之于王者。如父母之于子。愛之至。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。是以孔子作春秋。于災害必書。以謹天戒。臣觀商之盛如武丁。周之盛如成王。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。未嘗無天變。而不為災者。以能寅畏其戒。而仰合其心也。是知人主之于天戒。必恐懼修省。以致其實畏之誠。則能變災以為祥。天人之際。何其照然也。比年以來。熒惑失次。太白晝見。地震水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四十一
溢。或久陰不雨。或久雨不霽。或當暑而反寒。及正月之朔。日有食之。此皆天意眷佑陛下。丁寧反復。以致告戒。陛下雖嘗降詔。俾士大夫各修厥職。以答天譴。然臣竊謂應天以寔。不以文。此在陛下。以至誠之意。正厥事以應之。昔宋公一言。而妖星退舍。大戊桑穀。共生于朝。而反以為祥。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寔。臣將見百祥來止。中興之業。不難致矣。此六者。皆陛下所當先務。正心以正朝廷者。故糞土。愚臣忘生觸死。為陛下詳言之。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。而畏無難。或多難以固其國。啓其疆土。或無難以喪其國。失其土

宇者。少康以一旅之衆。而祀夏配天。不失舊物。光武太宗。皆躬擐甲冑。履危險。而身致太平。享國長久。今朝廷人材不乏。將士足用。江淮荆浙閩廣川陝。財用可理。足以為中興之資。陛下勇智天錫。春秋鼎盛。欲大有為。何施不可。要在改前日之轍。斷而行之耳。昔仲虺之稱湯。不稱其無過。而稱其改過不吝。蓋帝王之度。如天地之無心。是則行。非則改。何憚之有。酈食其勸高祖。鑄印以封六國之後。子房一言。則趣銷之。封德彝勸太宗。用刑法以威天下。魏鄭公一言。則行仁義。遂致正觀之治。無損盛德。而大功可成。豈竊竊

然畏人之議已哉。陛下視建炎以來。其所措置。是邪非邪。以為是。則何以不見其效。以為非。則安可復蹈其轍。臣前所陳。皆改轍之道。非循舊迹所能為也。擇言而從。斟酌而行。則在陛下。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。四海億兆之生靈。皆繫於陛下。清燕之間。聖慮及此。得不慄慄危懼。勉勉自強。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。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。昔周宣中興。南征北伐之威。復古接下之美。詠于小雅。蓋有文武之吉甫。顯允之方叔。以為之將帥。有孝友張仲。以在其左右。故能內修政事。外攘夷狄。復文武之境土。然則陛下所當法

者。深考周宣之詩。則得之矣。所謂善後之策。何以加此。臣以至愚極陋之質。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。龍飛之初。虛席以待。眷遇之禮。邁于等倫。特以志廣材疎。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。力丐罷政。無補國事。每自愧惕。違去闕庭。九更寒暑。犬馬之心。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。自以罪戾遠屏。不敢復與世故。芻蕘之言。久不上達。近者邊報警急。戎輅親臨。臣子之情。不勝憤懣。故敢冒昧以三策為獻。伏蒙聖慈。特降詔書獎諭。今者又奉詔旨。咨以當世之務。而臣不量荒淺。冒進狂瞽之說。以瀆天聰。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。謝

宋書 卷之八 謝靈運傳
四三
曰。陛下導臣使言。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。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。臣雖無魏公之敢言。然展盡底蘊。亦思慮之所極也。良藥苦口而利于病。忠言逆耳而利于行。在陛下察之而已。况臣自經憂患。衰病交攻。氣息奄奄。日與死迫。常懼先犬馬填溝壑。無以報盛德之萬一。今得奉明問。摠至情。臣願足矣。雖死之日。猶生之年也。伏望陛下哀憐。赦其愚直。而取其拳拳之忠。寔天下之幸。

陳捍禦賊馬奏狀

臣竊以偽齊劉豫。以蛇豕之姿。挾金人虎狼之勢。僭

竊名號。盜據舊都。踰五年矣。包藏禍心。久而未發。今者輒敢遣其孽子。率叛將。驅遺民。借助強敵。與之南牧。侵擾淮甸。睥睨江右。雖兵之衆寡。謀之淺深。難以遙度。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。不可不至。恭惟陛下天錫勇智。洞照事機。慨然出自英斷。將親總六師。以臨大江。則翠華所幸。保據形勝。號令諸將。使相應援。信賞必罰。將士樂從。貔貅之師。百倍其氣。虜之退屈。已在目中。睿謨克壯。其計得矣。然臣竊謂解雜亂者。不控拳。救鬪者。不搏戰。批亢擣虛。形格勢禁。則自為解耳。昔人用兵。多出於此。今偽齊悉兵南下。其境內必

虛而岳飛新立功于襄漢。其威名已振。亦既班師屯于武昌。偽齊必不虞其再至也。陛下倘降明詔。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。更摘湖南北驍將銳兵。為之繼援。命信臣總統。乘此機會。擣潁昌。以臨畿甸。電發霆擊。出其不意。則偽齊必大震懼。呼還醜類。以自營救。王師追躡。必有可勝之理。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。亦有恢復中原之兆。此上策也。朝廷或以茲事甚大。饋餉之費。調發之煩。倉卒未能辦集。則鑾輿駐蹕江上。勢須號召上流之兵。如岳飛王夔及湖南北諸將部曲。除屯留外。各摘精銳軍馬。盡集官私舟船。

逐路應副錢糧。命將統率。順流而下。旌旗金鼓。千里相望。以助聲勢。則敵人雖衆。豈敢南渡。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。進屯淮南要害之地。設奇邀擊。絕其糧道。賊必退遁。保全江南。徐議攻討。此中策也。萬一借親征之名。為順動之計。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。則臣恐車駕既遠。號令不行。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。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。士氣既索。人心不固。控扼一失其守。賊則乘間深入。州縣望風奔潰。其為吾患。有不可勝言者矣。此最下策也。或謂臣曰。往歲金人南渡。以退避得計。今胡為而不可。臣應之曰。不然。金人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
南渡利在侵掠。既得子女玉帛。而時方暑。則勢必還師。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。還定安集。漸成區宇。故在當時。為退避之計。則可。今為是役者。偽齊也。使之渡江而南。必謀割據。得一縣則占一縣。得一州則占一州。得一路則占一路。師不徒還。而奸民潰卒。見利忘義。幸災樂禍者。從而附之。聲勢鴟張。則將何以為善後之策哉。故在今日。為退避之計。則不可。况偽齊所驅脅而來。皆京東西關陝之民。非金人比。借有虜騎。勢必不多。朝廷措置得宜。將士用命。則安知此賊非送死于我。昔符堅以百萬之眾侵晉。而謝安以偏

師破之。顧一時機會。所以應之者如何耳。臣愚伏望聖慈。特降臣章。與二三大臣熟議之。臣自經憂患以來。衰病交攻。志氣凋落。加有重腿之疾。步履艱難。方國家多事之秋。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。又不獲陪羈勒而扞牧圉。夙夜憂歎。孤負大恩。死不瞑目。徒有拳拳之誠。不能自己。故敢以芻蕘之說。上瀆天聽。傳曰。狂夫之言。聖人擇焉。願陛下無以人廢言。非特臣之幸也。

論進兵劄子

臣近者伏蒙聖恩。許令入覲。特御內殿。三賜引對。疎

宋李忠定公奏請選
遠之跡。得望清光於咫尺間。從容移時。仰聽玉音。俯
竭愚悃。臣子之情。不勝欣幸。然進對之久。恐勞聖躬。
加以言詞拙訥。敷奏迂疎。猶有未能盡其底蘊者。敢
昧死以聞。臣本書生。初不知兵。自靖康以來。竊見朝
廷軍政不修。致有夷狄之禍。夙夜以思。欲振起中興
之業。為自治自彊之計。非兵不可。昔蘇軾當熙寧元
豐間。著論深戒用兵。使軾生於今日。則必以兵為先
務。何則。所遇之時異也。然兵家多故。千緒萬端。有奇
有正。變通無方。能讀其父書者。未必能施於行事。不
讀古兵法者。未必不暗合孫吳。顧所以用之者如何。

耳。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。比較今日主兵者之失。
大略有四。夫兵貴精不貴多。多而不精。反以為累。故
昔之善用兵者。料簡至精。率能以少擊衆。如干將鏌
鋌。迎刃而斷。莫之敢撓。其與頑鐵。豈可同年而語哉。
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三千。符堅百萬而敗於謝
玄之偏師。用此道也。又况將兵如將將。多多益辦。唯
韓信能之。自餘各有分量。今之諸將貪多務得。見他
人之兵。則垂涎以務并吞。初不自量其智力。果能節
制運動。如身之使臂。臂之使指乎。否也。冗食既多。坐
耗國用。疲劣弗簡。遇敵先奔。一大將連十數萬之衆。

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。此不務精而務多之過也。將貴謀不貴勇。勇而不謀。適為敗擒。故昔之善將兵者。或深謀於己。或廣謀於人。韓信背水而陣。示以大將旗鼓。使敵趨利。拔趙幟而奪其城。遂以破趙。將士皆莫能知。此深謀於己也。得李左車。西向而師。事之。遂傳檄而定燕齊。此廣謀於人也。周亞夫亦然。其謀於己。則堅壁不戰。以困七國之師。志慮一定。雖梁孝王不能奪者。是也。其謀於人。則聽趙涉遮說。走藍田。出武關。抵洛陽。直入武庫。擊鑼鳴鼓。而駭諸侯者。是也。善將者。莫不如此。今之大將。號為出群帥之右。

者。不過勇猛敢進。未聞長慮却顧。虚心下士。以謀為先者。求其據形勢中機會。料敵制勝。不戰而屈人之兵。豈可得哉。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。陣貴分合。合而不能分。分而不能合。皆非善置陣者。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水中。晉大司馬溫見之曰。此常山蛇勢也。擊首則尾應。擊尾則首應。擊其中則首尾皆應。非能分能合。何以至此。自金人憑陵以來。未聞諸將有與之對壘而戰者。率皆望風奔潰。間有略布行陣。為其突騎所衝。一散而不復合。於古人置陣之意。豈不相遠哉。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。難殊其欲能。

分合一也。合而不能分，則非所以適變。分而不能合，則潰而已矣。古之陣法，皆能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。故諸葛亮以之擒縱，孟獲、李光弼以之大破。史思明而今之陣法，徒為文具，而不適用。此不務分合之過也。戰貴設伏。昔北戎侵鄭，鄭公子突謀為三覆以待之。衷戎師，前後擊之，盡殪。古之善戰者，未嘗不以設伏為先。山川林莽，薈深密，皆可伏兵。或誘之以利，而使前，或示之以怯，而使逐，薄於險阻之地，擊其首尾，而不得相援，斷其腹心，而不能相應。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，麕駭狼顧，鮮有不甚敗者。今之諸將，或有

與敵相遇，惟務力爭，不求謀勝。雖有小獲，未聞有能大殲醜虜者。此戰不設伏之過也。是四者。今日諸將之失。願陛下明詔之，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。則於折衝禦侮，致果殺敵之方，非小補也。昔高祖駕御韓彭、英盧，如指蹤獵狗而得獸。光武駕御寇、鄧、耿、賈，所向無不成功。陛下十數年來，委任諸將，不愛高爵重祿，以得其心，分以堅甲利兵，以作其氣。駕御之術，固非愚臣之所能測識。然竊見朝廷近來措置恢復，有未盡善者五。有宜預備者三。有當善後者二。臣荷恩之深，嘗蒙聖慈，特降親筆，有宜因疾置時，告嘉猷之語。

苟有所見。其敢隱藏。請試為陛下詳言之。何謂有未盡善者五。夫興師十萬。日費千金。聚人必以財。理財必以義。以朝廷之威。擅天下之利勢。而欲措置財用。使養兵不_レ乏。何施不可。善制國用者。有生財之道。有節用之法。有救弊之說。有覈實之政。有懋遷之術。有闔闢之權。察此六者。則雖養兵之多。何患乎財用之不足。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。唯取於民之為務。降官告。給度牒。賣戶帖。理積欠。折帛。博糴。預借。和買。名雖不同。其取於民一也。上戶竭產。不足以供。買官資之敷配。下戶絕食。不足以應。科斗升之誅求。物力耗屈。

人心驚疑。如居風濤。洶洶靡定。夫民為邦本。本固邦寧。基址薄。則棟宇有傾危之憂。水泉涸。則魚鼈無生養之理。為父母而日削其子。飽腹心而自戕其肌。欲求久安。其可得乎。昔唐德宗急於用兵。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。遂致奉天之變。今日誠不可不以為鑒。此未盡善者一也。夫千里餽糧。士有飢色。樵蘇後爨。師不宿飽。軍旅之興。糧餉為先。而去年自江以南。綿地數千里。適有旱災。粒米惟艱。穀價翔踊。飢民餓莩。相望於路。雖浙西號為豐年。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。勢亦安能有餘。朝廷糴買。數目雖多。亦未必

能豐衍。王師一動。運漕飛輓。何以能給。議者謂當因糧於敵。臣竊以為不然。使敵人聚糧。或有敗北。焚蕩而去。必不使為我有。糧道不繼。為患甚大。若欲取於偽地之民。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。有違弔伐之義。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。非計之得。此未盡善者二也。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。而吾之馬少。特以步兵當之。飄暴衝突。勢必不支。平時不務所以制鐵騎之術。而亟欲興舉。夫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況於戰陣之際。國家安危所繫。豈可忽哉。此未盡善者三也。夫用兵如奕棋。先能自固。乃能殺敵。根本之地。當以重制輕。

乃能安全。譬使之勢。當以大用小。乃能運動。今朝廷興諸路之兵。悉付諸將。外重內輕。指大臂小。平居已不能運掉。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卻敵哉。兵猶博也。本多乃勝。善博者。徐出以俟時。今乃罄所有。以事一擲。其可乎。此未盡善者四也。臣於陛辭日。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路宣撫使。聖意可謂斷矣。然兵家之事。行詭道。鷲鳥之搏。必戢其翼。猛獸之攫。必匿其爪。藏殺機也。今者不得已而用兵。不知欲敵人之知乎。欲敵人之不知乎。欲敵人之為備乎。欲敵人之不為備乎。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。然既有

其實乃可先其聲。昔韓信虜魏王，禽夏說，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，誅成安君於泚水上，故能發一乘之使，奉咫尺之書，使燕齊從風而靡，有其實故也。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，而遽以先聲臨之，其可乎？此未盡善者五也。何謂宜預備者三？中軍既行，宿衛單弱，肘腋之變，不可不虞。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。江南東西荆湖南北，兵將盡行，屯戍鮮少，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謀，則將何以待之？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。海道去京東不遠，乘風而來，一日千里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，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。何謂當善後者

二。夫勝負兵家常勢，勝之非難，持久為難。藉使王師克捷，能復京東西地，則當屯以何兵，守以何將，金人來援，當何以待之？此當善後者一也。兩路之民，懷戴宋之心，有來蘇之望久矣。既得其地，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，乃可。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，得其民而不能保，兩路生靈，虛就屠戮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，則恢復之功，難為力矣。昔宋武帝長驅以復關中，而卒不能，有惟其善後之策，不先定故也。善奕者，其置子之意，乃在於十數着之先，豈臨事而後慮哉？勝猶如此，則所以圖為善後之計者，宜如何哉？此當善後者

二也。陛下天縱英武。念二聖於漠北。出自睿斷。圖此武功。事勢既然。必不得已。臣願獻愚計。軍政既修。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。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。賊豫賴之。以為根本之地。與吾淮南境上相接。河渠相通。士馬易行。糧餉易致。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。繼遣劉光世為之策應。張浚分兵以防江。岳飛重兵且屯襄陽。勿輕動。以牽制其師。使不得應援。募敢死將士。繇海道以擣其腹心。擇要害之地控扼。以斷金人來援之路。京東郡縣。必有起而應者。撫綏料理。務盡其術。京東可保。乃可徐事京西。此今日之至計也。臣蒙陛下

面諭。以十數年來訓練士卒。今方可用。臣退而詢之士大夫。咸以為然。區區愚慮。尚有可疑者。以謂吾之士卒。初未嘗與大敵力戰。則欲保其臨敵用命。無奔潰之虞。猶未易也。金百鍊則為精金。卒百戰則為精卒。故臣欲試之山東者。使戰得一勝。則士氣百倍。乘破竹之勢。所向無前矣。惟陛下幸裁。昔周宣中興。北伐則夷獫狁。南征則平淮夷。宜乎意氣勇銳。颺舉電發。然常武之序曰。有常德以立武事。因以為戒。然則知有此武功。未嘗不以誠一之德為主也。夫其進銳者。其退速。物理之自然。兵威方強。志慮太銳。一有挫

劍。遽自退屈。豈可謂之常德哉。高祖與項籍戰。其喪師跳身者屢矣。然卒以此勝。堅忍而有常故也。昔魏相之告宣帝曰。救亂誅暴。謂之義兵。兵義者王。敵加於已。不得已而起者。謂之應兵。兵應者勝。爭恨小故。不忍憤怒者。謂之忿兵。兵忿者敗。利人土地貨寶者。謂之貪兵。兵貪者破。恃國家之大。矜人民之衆。欲見威於敵者。謂之驕兵。兵驕者滅。相之論可謂切當。夫兵以義起。以應動。而不忿不貪不驕。是謂常德。此帝王之所當盡心也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。臣昨在靖康中。與聞國論。當是時。豈不願和。但欲和得其是。則兩

國生靈皆賴其利。今日朝廷之議。臣雖不得而與。然聞之士大夫。亦頗得其梗概矣。臣素以治兵為然。豈不願戰。但亦欲戰得其是。則中興之業。自茲以始。夫天下士民。凡有知識者。孰不願陛下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而早致中興之功。獨議和者不然。袖手旁觀。惟覬一有蹉跌。以售其說。臣願陛下以持重用兵。以多算取勝。而無為議和者之所幸。天下不勝幸甚。取進止。

宋李忠定公奏議選終

宋季時定...
卷之五十四

下...
關文士大夫衣賦...
...

安政四辛巳年夏新刻

京寺町通松原

勝村治右衛門

大阪心齋橋北久太郎町

河内屋喜兵衛

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

山城屋佐兵衛

早稲田大学図書館

011888001346